

# 講稿

---

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資料

本講稿根據陳來先生在2011年8月中國文化論壇「第五屆通識教育核心課程講習班」上的講課稿整理而成。

中文大學出版社 學術版權資料

## 第一講

# 竹簡《五行》篇文本疏解

今天是「通識教育講習班」的第一講，給大家熱熱場，好戲當然都在後頭。這個課程是講習班負責人甘陽教授特意安排的，剛開始我答應得很痛快，後來想想這課不太好講，因為「四書」裏與此類似的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大家不一定看過，但至少耳熟能詳。因為這些書都經過兩千年的儒者、學者反覆的推敲、講解，有關文本的註釋非常詳盡，講這類課程可參考的東西也非常多，很多地方沒有甚麼可猶豫的。但是《五行》篇雖然寫作年代和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差不多，但自荀子以後，在過去的兩千多年裏沒有人讀過，由於某種原因它在歷史上失傳了。直到1970年代初期，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一些佚書，其中一篇寫了名字叫《五行》。這些文獻出土之後，除了《老子》之外，這篇受到很大的重視。可重視歸重視，三四十年的時間裏，這篇文獻並沒

有被研究透，還有很多問題沒解決，所以這篇文獻從今天來看還不是每個字都講得通，因為古書裏有很多字是用假借字，我們不知道到底是借為何字。古文獻專家、思想史專家對此都有一些推測，但很多問題至今在學術界沒有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，這是這篇文獻稍微難講的地方。

### 竹簡《五行》篇的文獻來源、作者和主題

這篇文獻不是很長。馬王堆帛書本沒有發現題名，最早由龐朴先生起了「五行」篇的名字，這在學術界內部有不同的討論，最典型的就四川大學的魏啟鵬先生把這篇起名為《德行》篇。1994年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出土了一批戰國中期的竹簡，其中有一篇的內容可以在馬王堆帛書「五行」篇中找到，而且有題名，正好就是「五行」。這證明龐朴先生猜對了。古書題名每篇不一定都在篇首而多是在篇尾，這篇正好獨特，開篇就是「五行」兩字，跟後面的話不連着，所以大家同意「五行」是這篇的題名。

郭店楚墓考古報道認為，此墓下葬應該在公元前300年左右，差不多在孟子離世的時候。墓裏的文獻，按常理說不應該是剛寫成的，而是已流傳了相當一段時

間，而且有一定的權威性，才被大家珍藏。墓主人活着時珍藏這些書，反覆念誦，死後把生前喜愛的這些書隨葬。如照此推論，按照當時的傳播速度，這篇文獻的寫作年代可能更早，接近公元前400年。公元前470多年是孔子去世的年代，接下來的幾十年間，主要是孔子的門人弟子的活躍時期，學術史上常常稱之為「七十子及其門人」時代。諸子時代，《大學》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所作，《中庸》傳統上講是子思所作，子思是孔子的孫子。他們的活動時間都是在公元前470年到前400年之間，雖然一些生卒年我們不一定準確掌握，但這篇文獻的時間跟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相近。

在學術史上我們可以找到這篇文獻的蹤跡，在《非十二子》裏，荀子在批評子思、孟子的時候提到這一派專門根據前人講一種五行說，講得不對，講得不好：「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，猶然而材劇志大，聞見雜博，案往舊造說，謂之五行。甚僻違而無類，幽隱而無說，閉約而無解，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：此真君子之言也。子思唱之，孟子和之。」從前人都不知道「五行」是甚麼，說子思、孟子沒有講金木水火土呀。上個世紀40年代一個猜謎猜得最接近的人就是郭沫若，郭沫若猜到這應該不是金木水火土，而是仁義禮智誠這樣的概念，當然

這個說法也有一些人不同意，有一些討論。我們今天來看《五行》篇，當然不是講金木水火土，而是講仁義禮智聖。郭沫若的學術確實有值得肯定的地方，他猜得最接近。40年代初他很集中地研究先秦諸子。他的《十批判書》，雖然下了那麼大的力氣，但大家都沒太仔細看。今天我們研究《五行》的問題，郭老的意見值得參考。《五行》的「行」不是歷史上講的作為物質元素的「行」，而是德行的行，其實叫五德也可以。

郭店出土的《五行》篇內容，在馬王堆帛書中也有。我這話說得有點含糊，甚麼叫做也有？我的意思不是說馬王堆帛書中有一個《五行》篇跟這篇一樣，而是說竹簡《五行》篇的內容在馬王堆帛書中有。馬王堆帛書包含兩部分，一部分叫經，一部分叫傳，先秦的《管子》、《墨子》等很多書裏都有這樣的體例。前面經的部分是正面立論，後面一部分也叫「解」、「說」，「解」是對前面經文的發揮和解釋。經和解成書的年代不一定同時，更多的是不同時的。可能學派祖師講了一些東西，後學一發揮又寫了「解」。馬王堆帛書跟《五行》篇有關的內容就是這樣的結構，前一部分是經，後一部分是解，解的內容還是相當多的。我們今天看到的郭店楚簡《五行》篇就是馬王堆帛書「經」的部分。楚簡沒有「解」的部分。這也

說明《五行》篇最開始的時候是沒有解的，只是一個獨立的經。當然經的部分是否可以再分為經和解是我們今天要講的。那是解中套解。但從結構來說，馬王堆帛書特別突出解部分的孟子思想，這在郭店楚簡裏沒有，這就涉及作者的問題。

這篇文獻出土於公元前300年的墓中，實際產生的時期應該更早。如果說荀子的批評是對的，即「五行」思想是子思先講，孟子後來加以繼承，那麼這篇文獻不可能是孟子做的，因為那個時代孟子剛死。如果文獻在公元前400年就開始流傳，那就跟歷史上記載的子思開始宣講五行的時間相合，由此可以判斷這是子思的作品。文獻出土後，包括饒宗頤在內的很多先生都說這是子思的作品，當然現在這個問題還有討論的餘地。無論如何，這個作品的出土為荀子批評子思和孟子找到了原始的素材。

這篇文獻看起來確實和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很不相同。雖然有個別提法與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相合，比如「慎獨」的觀念，但主題不是三綱領、八條目，也不是《中庸》裏講的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。如果說「中庸」也是一種德行，那麼它是《中庸》裏一個最根本的主德；而《五行》篇主要討論德行論，專講仁義禮智聖

這五種德行。這跟現在的英美哲學特別重視美德倫理、德行倫理比較接近。所以這篇文獻的主題，從哲學上講不是工夫論，不是本體論，不是形而上學，而是倫理學中與德行倫理比較相關的方面。

上面我們把《五行》篇的文獻來源、作者、主題跟大家做了一個簡單的交代。

應講習班的要求，我發了兩份材料給大家。一是《五行》篇章句簡註（見文本一。——編註）。別看文獻不長，只有幾千字，按日本學者的方法可以寫一本很厚的書。當然那是學術的要求，我想對一般閱讀來講，簡註的辦法比較適合。當然這些簡註只是我個人的意見，不見得正確；也不能說我提供了一個最標準、最接近古人原本的本子；而且從學術方法上講，應該說我用的是宋學，是朱子，而不是漢學。中國的學術史有兩種方法，一種是漢學——並不完全是漢人的，清代有一部分學者專門標榜漢人的重視字義、名物的訓詁；一種是宋學，即由宋代理學發展而來的注重哲學詮釋的方法。我做的簡註，既不追求文獻學意義上比別人好的古本，也不採用漢學的方法。蓋以求見其綱領旨趣，而知古人精神所在，此性理學之舊途徑，詮釋學之新伎倆，今世學者多所不措意者也。

《五行》篇，子思氏之遺書。原本共28章，古書沒有標點，標點節奏和章節分析是經師給學生講課時講出來的。雖然沒有標點，但各派在傳承的時候會把其章節號在文獻中標記出來，所以一些竹簡標記有章號。這篇文獻有不少章節號，據整理者分析，有28章，可以分為上下，前14章是經，後14章是解。前一部分正面鋪陳主要觀點，後一部分甚至會逐句解釋前一部分的內容，這種結構在先秦屬於經解講法，也有人叫經傳。比如朱熹認為《大學》就分成經傳，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，這就是經，傳的部分會對此逐條解釋。經一章，後面有傳十章。但經中的「致知在格物」一句沒傳，少了一章，朱熹看了沒辦法，說補一章吧。但朱熹對此進行了說明。很多人批評朱熹假冒聖賢。朱熹沒有假冒，他說得很清楚，說原來沒有，只是為了大家閱讀方便，就按照二聖以下講的思想，補一章，不是冒充古本。我們知道孔子讀書韋編三絕，繩子斷了竹簡就會脫落一些，重新裝上位置就不對了，這叫錯簡。有的簡乾脆就丟了，這在古書中是很常見的。朱熹說有錯簡的地方我改了，傳沒有的地方我就加上。

我對《五行》篇做簡註的時候，把分章進行了調整，把原本的28章變成32章。原有的章太長，裏面有兩段

意思，根本不銜接，我就把後面一段獨立成章。上經16章，下經16章。經的16章，次序沒有變，只是有些部分獨立成章。解的部分有兩章是錯簡，我進行了調整，其他的沒有甚麼改變。

關於竹簡《五行》篇的文本，最早整理、公佈的叫作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，附有照片。之後龐朴先生在台灣出了《竹帛〈五行〉篇校註及研究》。他70年代末對帛書的《五行》篇做過校註，郭店竹簡出土後，就把兩部分放在一起做了新的調整。李零先生的著作叫《郭店楚簡校讀記》。這三個文獻中李本是最後出的，所以我們的28章釋文更多的是參考李零先生的《郭店楚簡校讀記》。李先生是專門整理楚墓竹簡的專家，郭店楚簡公佈不久，上博楚簡也公佈了。上博簡不是發掘出來的，而是盜墓者把這批竹簡賣到香港，上海博物館再從香港買回來的。當時上博請李零先生做全面整理，因為他有處理這類竹簡的經驗。上博簡的內容跟《五行》篇有很多地方是一樣的，熟悉上博簡文字，看郭店楚簡也是很容易的。郭店楚簡是在裘錫圭先生主持下做的，裘先生也看過上博竹簡的照片，但最初親自整理的是李先生。我給大家的文本以李先生的文本為基礎，有幾處分章不一樣，但只有幾條，並不複雜，還是力求簡易。為了眉目清楚，我們